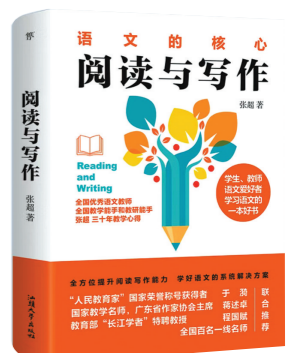


读罢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教学能手和教研能手张超老师积淀三十余年教学经验撰写的《阅读与写作解码》书稿,我认为这本书就是学习阅读写作的“宝葫芦”

“过来人”的读写秘诀

□陈锡忠



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一位语文教学权威说:“作文是不可教的,但作文又是可教的。”所谓“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不可教”,就是不能简单地“使人巧”,要通过自己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实践领悟提高;所谓“可教”,就是指阅读和写作的规矩、原则、技法等是可以传授的。

如何把文章写得生动、出彩?张超老师给出了技巧和范例。譬如,写老师喝茶,有学生写道:“李老师端起茶杯,慢慢地喝茶。”如此写太笼统,太粗略,缺少细节。怎样才能把短小时内发生的动作,写得细腻生动呢?张超老师给出了五个方法:一是把动作添加为大,化粗为细;二是给动作添加修饰;三是给动作配上声音;四是给动作加上表情;五是给动作融入心理。这样才能饱满浓墨,活灵活现让生动的喝茶动作过程跃然纸上。

本书讲解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写作“秘诀”:秘诀一是开头要吸引人。秘诀二是感人细节打动读者,秘诀三是龙章凤姿感染人,等等。书中还阐述了如何把作文写出新意,如何使作文富有文采,以及侧面描写种种技法等,都富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对事业的痴迷,对国家的忠诚,对家庭的愧疚,对亲人的思念,这种内心的撕裂感,来自人的共情感

在日常场景交织中展现宏大主题

□李德南



话剧《深海》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佳作,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故事原型。黄旭华出生于广东汕尾市,为了中国的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三十载,以毕生之力为核潜艇研发事业默默奉献。《深海》以他为中心,讲述了他如何历经抗战逃难、新中国成立前夕参与地下工作、接受核潜艇任务后突然面临苏联专家撤走、“文革”时期落难、三十年难以回家探母等一系列坎坷磨难,始终咬紧牙关,矢志不渝,终于将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送下海的故事。其中,1988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在南海展开首次300米的极限深潜试验,当时担任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本着科学的求真精神,也为了鼓舞士气,亲自登上核潜艇参与试验。话剧《深海》不仅展现了深潜这一过程的紧张,也展现了黄旭华内心世界的种种丰富与复杂。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表现上,《深海》坚持了历史化的原则,也就是把人物放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去进行塑造和表现,放在他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中去进行塑造和表现,在社会历史生活的景深中去反映人物的性格。这使得人物的形象具有典型性,也具有历史的深度。由此,观众们在观看《深海》时,可以既理解人物的选择,理解他的精神深度和精神高度,也会部分地理解人物所置身其中的历史和时代。

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的作品,《深海》在表现手法上有点的处理颇为成功。首先,这部作品在处理宏大题材时,始终不忘日常生活的场景,把黄旭华所面临的科研、亲情、爱情相互交织的情景加以综合表现。这几个方面,既是剧中人物所遇到的问题,也是人物性格得以展现的场景。《深海》的导演黄定山曾说过:“我在导演之初就确立了全剧‘可信、可亲、可敬、可歌、可敬’的戏剧美学要求和导演处理原则,即从人的情感

“人的文学”将遭到机器强有力的挑战

羊城晚报:您眼中的新世纪文学是怎样的?

申霞艳:21世纪最大的特点是移动互联网对生活的介入,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突然有一天,我们惊讶每个人在屏幕上的时间,远远超过跟真实世界相处的时间。

以前农业社会,人的生活方式是晴耕雨读,但是今天很多人除了坐在电脑前,似乎已经没有别的生活了,娱乐、消费都是在一块屏幕上完成的。手机变成了手的延伸。更为重要的是,机器叙事影响着我们的思维,简而言之是人的机器化。早上出门没带手机,简直

“百爪挠心”,仿佛灵魂都被锁在手机里了。

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将改变文学生产和文学批评,只是这种变化相对滞后,也比较缓慢。

羊城晚报:这些变化在文学中有什么体现?

申霞艳:过去的文学要处理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今天先得处理人与手机代表的虚拟世界的关系。虚拟世界是以机器的语言来讲述的,机器的语言会影响文学的语言。

机器的语言是非常标准化、格式化的,但是人的思想非常复杂、暧昧、犹疑,这些东西在机器的影响下会发生变

化。当你快速写作的时候,我们思想中复杂疑惑的东西可能因为无用而被机器裁剪掉,思维也会逐渐把这一块弱化,人类变得更为扁平,更为单一。

20世纪初在启蒙的主题里,人是被放大的了,成了大写的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可能又重新变成“蚂蚁”,人的情感似乎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人的文学”,二十世纪极为鲜明的问题将遭到机器强有力的挑战,机器化将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

羊城晚报:机器的影响到有多大,载体的变化真的会对文学产生决定性、颠覆性的影响吗?

申霞艳:我觉得不好判断,可能会有一个临界点,但是这个点究竟在哪里,什么时候会有标志性的东西出来,都需要我们去跟踪。

广泛传播阅读后会形成新的文学传统

羊城晚报:最明显的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

申霞艳:是的。如今我们很多人都通过手机读公众号推文,看抖音,听喜马拉雅。这种毫无门槛的传播模式极大地扩大了传播范围。以前在期刊上发表论文,阅读范围很小,但是发表到网上的生产有可能遭遇更多读者。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媒介的变化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都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

传播面的不断扩大可能反过来影响生产者。在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消费的各个环节,读者群体的扩大,某些作品会成为现象级作品,当这种现象级的作品出现之后,它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深的

影响,很多人都读过这个作品之后,那么这个作品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

羊城晚报: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增多,文学的门槛似乎越来越低,现在做文学评论是更难了还是更容易了?

申霞艳:更难了,因为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选择某个网络平台发布自己一段话或者某本书的读后感,便捷的同时也让读者的选择变得非常困

难。职业的读者、评论家,很难对某个作家像以往那样长期跟踪,因为信息太多太泛滥了。尤其是网络文学,动辄上百万字,实在看不过来。这种泛滥的信息往往会让人感到迷茫。

羊城晚报:除了媒介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值得关注?

申霞艳:城市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的人口逐渐远超乡村人口,这是我们21世纪文学所需要面对的另一个新情况。像粤港澳大湾区吸纳了如此大体量的外来人口,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跟千百年来乡土中国那种散居在各个村落的生产状态完全不一样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要关注的。

羊城晚报: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给文学带来哪些影响?

申霞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文学研究重大的研究成果还是乡土文学,但是慢慢就发现大家写乡土文学的时候,背后有一个现代城市的眼光。尤其是近二十年来,70后、80后再来写家族小说,已经不像50后、60后会花那么多时间、笔墨在乡村那一块,叙事空间更多是

围绕着城市。观察现在的各种评奖,还有各种文学的评论、研究、传播等各方面,这一点更明显,当下文学的生产越来越城市化了,作者也大多集中在大城市。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相应的文学力量,哪怕是偏僻的地方,西藏、贵州等,也会涌现出一些大作家好作品出来。以往在偏远地方,某个人如果有天分,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作家。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作家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是从体制中训练出来的,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层层选拔。这些对文学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现象需要我们去关注和总结。

在我看来,未来女性在写作上会比男性更有优势,因为城市化给女性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以前我们很难想象女性的工资跟男性是一样的,是现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写作上也是,现在通过写作获得版税的女作家越来越多,尤其是80后、90后里,女作家很多。从整个20世纪来看,上半叶的女性作家屈指可数,可能只有十来个人,但是现在仅仅是80后一代,女性作家就能数出十几个比较优秀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创作走向如何?

申霞艳:大湾区人口基数这么大,肯定会吸引更多作家过来,这些作家的身份具有混杂性,因为过来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携带着自身故乡的经验,多种经验相互碰撞,会融合产生一个新的东西,给大湾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大湾区有漫长的商业文明的基础,然后又容纳了这种全国甚至全世界各个地方来的,科技比较发达,种种因素汇聚在一起,我觉得未来中国文学中一些崭新的经验,可能在大湾区率先出现,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时,那种大段的景物描写,我们可能觉得很好,铺垫感情烘托氛围,但是他觉得这个没什么用,写这么多人还没出来,到底要表达什么,最后就不看了。

目前网络文学差不多也是以情节为主,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大多弱化了,但是读者规模这么大,肯定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的。我们需要转换一下评价的标准和视角,文学史应该要敞开。张恨水、金庸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读物,现在也被经典化了,我觉得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会逐渐转变,我们也有可能把网络文学经典化。

小,两者会互相渗透。网络文学也在向主流化、经典化靠拢,传统文学的阵地也渐渐从纸质转向网络,在网上阅读传播。

羊城晚报:未来文学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评价标准、读者群体跟现在会很不一样吗?

申霞艳:很多东西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还不好判断。但是我觉得未来有一天你想看什么样的小说,计算机可能会帮你生成,比如鲁迅的深刻、沈从文的优雅等等,把这些部分合成一个新的作品呈现给读者。而且它也会创造自己的读者,读者也是会变化的。像我今天在看见我们觉得经典的文学作品

新世纪以来,涌现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作品、现象、评论和研究方法。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11月6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青年批评专业委员会主办、暨南大学中文系和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新世纪文学研究”高峰论坛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

新世纪文学有哪些新的现象?网络、媒介的发展对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带来怎样的影响?文学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申霞艳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申霞艳:大湾区新文学经验

值得期待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申霞艳

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的鸿沟缩小

羊城晚报:科班训练出身的作家的写作,跟上一辈作家的创作相比,呈现出哪些不一样的特质?

申霞艳:有变化,但也有因袭传统的一面。就变化而言,50后的写作,更关注中国整个时代的变化,但是现在70后、80后,尤其是90后一代的写作,越来越关心个人身边的日常生活,表达的也往往是“我”个人的生活难题,相比以前的宏大叙事,现在的年轻一代更愿意写个人,写非常个性化微小的经验。

羊城晚报:对当代文学的观察是不是很难从整体上评价?

申霞艳:我觉得是很困难

的,当下的文学生态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写作变得多元,研究也更加细化。如今在高校里面,哪怕当代文学这几十年的研究,大家的分歧都挺大。比如说你做科幻小说的,你做网络文学的,你做期刊研究的,每个人在一个很狭窄的领域里面,会发现有很多新的变化,但如果放大来看,可能变化也没有那么大。

羊城晚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鸿沟会逐渐缩小吗?

申霞艳:会的。目前网络文学和所谓的严肃文学之间依旧存在着鸿沟,但是我觉得这道鸿沟慢慢会缩

自古以来就无所谓“专业书家”。王羲之不是,颜真卿不是,苏黄米蔡也通通不是

非常时期,避疫宅居。偶从网上读到陈文岩君与秦岭雪兄互论书家的微信,一诗一文,一唱一和。诗为绝句,文为短章,信笔写来,文采斐然,乍读颇有惊艳之感。最初似为偶作。网上飞鸿,联翩不绝,忽忽两月,竟得四十余篇。所咏书家,自王羲之至当代启功先生,纵贯一千七百余年,跨越晋以后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历朝各家,皆中国书法史上留声名家,皆中国书法史上留声名家。串连读来,仿如一部历代书家缀连而成的中国书法史的剪影。

这是一部非“专业”书家所作的十分专业的精彩书论。

陈文岩先生系香港名医,毕业于英国皇家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返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学,曾任香港肾脏科学会主席,亚洲器官移植学会创会秘书长,为北京医科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多所名校客座教授。然而文岩先生却自幼喜好诗词,自中学时代就吟咏不断。主张诗律宽韵,去陈腔,抒胸臆,遣字用词每有新意,已出版诗词集八部;又好草书,颇得明人

神韵。

秦岭雪先生虽出身中文专业,然于上世纪70年代初移居香港,家族环境所致,下海经商,创办企业,逾四十余载,企业和贸易,都做得活色生香。然他却从未忘却自己文人本分,在他办公室里,置一大书桌,上列笔墨纸砚,每日上午处理商务,下午即伏案日课,一般生意交给员工打理,是一个罕见的洒脱老板。他自少年时代就爱读书,博学强记,尤喜诗词,古体新诗皆擅。二十六岁时曾以一首千余言的长篇歌行《蓓蕾引》,咏现实人生一桩情爱悲剧,誉满乡梓。抵港后出版《明月无声》等新诗集五部,一册砖头般厚的《石桥曲汇》,谈诗说文,论书厚道,已出版《秦岭雪行草司图廿四诗品》等书法集三部。

如此两位先生,专业乎?业余乎?

就书家言,自古以来就无所谓“专业书家”。王羲之不是,颜真卿不是,苏黄米蔡也通通不是。文字只是一种载体,为记录文献、承载思想、抒发感情和人际交流所用的

业余书家的专业书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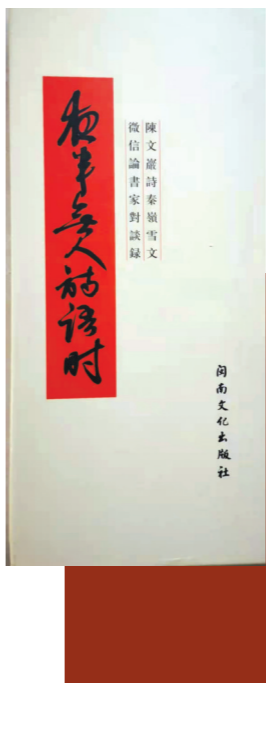
□刘登翰

一种实用性工具。如今所见的前贤碑帖,都是他们实用中的遗墨。字有优劣,因此书有法度,此即为书法,讲究如何用笔用墨,在实用的同时表现美感。古代能书、善书者频频,但无人仅以“书”立“业”。他们偶留遗墨,后世观之,淡化实用,崇其美感,才视为艺术品。书画虽同源,但二者不同在于:书是实用第一,画则审美为先。书法成“家”,或许很早,一种职业而已。但“书法家”成为一种职业,可以谋生,甚至卖大钱,求高升,则在近代以后。

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由软笔而硬笔而电脑,至今日,毛笔书写的实用功能已大减退,审美几乎成为唯一。体制的推动,于弘扬传统名下,派生许多功利。趋者若鹜,反倒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者充斥。吾称两位先生此作为“一部非专业书家的十分专业的精彩书论”,既为两位先生的博识广学感慨,也盼能将先生与那些以“专业”作假的书家们区别开来。

从造字最初的象形开始,就是对物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延伸的指事、会意、象声,则是对抽象的再度抽象。篆隶行草,汉字书写的演变史,也是中国文字不断抽象的发展史。书法作为汉字书写的艺术,横竖撇捺,提按顿挫,每一笔都渗透着书写者的个性、情感和书写中的即时状态。认识中国文字容易,但欣赏中国书法,则是对一个人抽象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的检验。评说一幅作品,无法像化学分析那样,一丝一厘,毫分明晰。

书法批评是一种印象式批评,或曰印象化批评。论书者三要,首先是对书作乃至书家、书坛的整体认知和感受,再是对具体作品的微观分析和评说。这是论书者的境界、见识和功力。一首七绝二十八字,一则短章一二百字,却尽其叙事、抒情和议论的功能,在似言不言之间,象外生意,让你从诗意的景象中,既动情也悟理。陈文岩和秦岭雪两位先生的《微信论书家》,正是这样的典型。



陈文岩书法作品

评